

故乡吟

故乡那片蓝

王兆贵

我的老家龙口，过去是个小地方，或者说是个小海港。我记事的时候，它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集镇。阴历每月逢一、四、七日，就是龙口集。只要家里有需求，手头又稍微宽裕些，四邻八村的乡亲们就都乐意去赶个集。对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，能跟着大人去赶集，那可是件天大的好事，不光能看光景、凑热闹，运气好的话还能蹭点零嘴吃，到地摊上买一本小人书。

你要是跟外地人提起龙口，十有八九人家头一个想到的就是龙口粉丝。其实啊，龙口的特色，何止绿豆粉丝这么简单？别的不说，光是海鲜就管够。蚬子、蛏子、梭子蟹、八腿蛸……各种各样叫上名叫不上名的，码在摊子上，活蹦乱跳的，还带着海腥气，价格也不贵。更叫人羡慕的是，咱们这儿紧靠渤海湾，气候那叫一个舒服——不潮不燥，夏天不算太热，冬天也不太冻人。真正在龙口住过一阵子的人，没有不打心眼里喜欢这儿的。

我总觉得，韩磊唱的《天蓝蓝 海蓝蓝》那首歌，简直就像是专门赞颂龙口的。在咱们这儿，不光海是蓝的，天也很蓝。那种蓝，不是浅蓝，也不是靛蓝，而是瓦蓝瓦蓝，文雅一点说，应该算作湛蓝吧。有时候抬头望去，甚至觉得蓝得有点不真实，跟电视上特意调过色的画面似的，云朵白得像是刚摘下来的棉花。

那些一辈子没出过远门、没去过大城市的乡亲，压根就不知道什么是“霾”。倒不是他们听不懂这个词，是真的没见过霾到底长什么样子。我小时候也是这样，在没去外地生活之前，根本没觉得龙口的天空有什么特别。后来外出当兵、工作，在大城市里一待就是几十年。城市里什么都有，可天空老是灰蒙蒙的。早晨醒来，偶尔会看到太阳像个咸蛋黄似地悬在半空，模模糊糊，一点也不透亮。开始我还不觉得什么，后来时间长了，每次回家才一下子感觉出来——家乡的天，怎么就那么蓝啊！

尤其是每次坐长途车回老家，一路上看着窗外风景的变化，高楼越来越少，田地越来越多，天空的颜色也仿佛跟着一点一点变亮。等进了龙口地界，吸入第一口带着海味的空气，望见那片毫无遮拦的蓝天，整个人就像被清洗过一样，从眼睛到胸口都透亮起来。

我特别喜欢夏末秋初回老家。八月十五前后的龙口，阳光明朗但并不毒辣。天空蓝得纯粹，几乎看不到一丝杂色。偶尔飘过几朵云，也是松松软软的，慢悠悠地从海那边飘来。秋后的龙口，可口的海鲜也多了起来，想吃鲜活的，就从摊档上买回来，自家加工吃。图省事，就到外边的餐馆里挑着吃。这个季节的龙口，几乎所有的门店和小摊，都有各类海鲜供您品尝。撸串吃烧烤，更是稀松平常。

龙口的海，近处看是清澈的绿，远一点看是浅浅的蓝，再往远处去，就变成了深深的蔚蓝。天和海在远处连成一条线，有时候你都分不清哪是天，哪是海。小时候总听说“海天一色”，觉得那是文人编出来的词，长大了才知道，原来真的可以蓝到分不清边界。

碰上好天气，不少街坊都喜欢去海边转转。傍晚，太阳西斜，天上的蓝渐渐变深，海面却闪着金光。老人们蹲在礁石上钓鱼，年轻人三三两两沿着沙滩散步，小孩子光着脚丫追浪花。海风吹来，带着点咸味，又清爽又舒坦。

这样的场景，我从小到大不知道看过多少回，可每次看见，还是觉得心里美美的。这大概就是家乡的魅力吧。

现在我定居在江南，回家乡的次数越来越少。但每次回去，我都要到处走走看看，去集市上转转，去海边坐坐，重要的是，抬起头，看看天——那片蓝，一如既往，从没变过。

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故乡的象征。有的是老屋前的一棵树，有的是村头的一条河，而我心里，就是龙口的那片蓝。它不张扬，不炫耀，就是安安静静地蓝给每一个抬头看的人。它不只是颜色，它是记忆，是温度，是融入血液里的熟悉和亲切。无论走到哪儿，只要想起那片蓝，我就知道，自己是从哪里来的，根在哪里。

会喘气的桶

于全华

说起仙境，人们往往先想到蓬莱阁的海雾，楼船海市，若隐若现，像从《山海经》里漂出来的一页。很多外地人知道烟台，则先知道张裕——深深的酒窖里，一排排橡木桶在暗处一睡几十年。酿酒师说：酒是活的。在桶里，会呼吸。

福山老城有条后巷，在青龙山脚下，老菜市场的最里头。巷口挂一块蓝布帘，帘上写着“王记箍桶”四个字。我第一次掀帘进去，桐油味“轰”地涌出来，浓得呛人。王师傅坐在马扎上刮竹篾，竹篾在他手里交叉、变弯、成圈，薄得透光。

“现在谁家还用木桶？”我问。“老人，还有讲究人。”他头也不抬：“塑料桶不透气，泡脚泡不出汗，盛米容易生虫。”

那时，我不懂“透气”二字的分量。后来，看他做桶才懂。这是一门和“等”有关的学问。一块整木剖成弧板，全靠眼睛量弧度；竹篾泡三天、晒三天、刮去青皮，才能弯成圈，一道工序六天；桐油刷三遍，遍遍等干透。

午饭，常是巷口福山大面老店打来的卤面。有时我去，正赶上他捧着面坐在马扎上吃，眼睛还盯着没完工的桶。他说福山大面讲究个“溜条”，面团在案板上摔打几百下，才有那股韧劲——“跟走箍一个道理，急不得。”

今年秋天，后巷要拆了。我得到消息时，挖掘机已经停在巷口。蓝布帘子被风掀起一角，王师傅坐在马扎上，正在箍最后一只米桶。半小时后，他把米桶递给我，让我送去巷尾的老楼。

老主顾家住在巷尾一栋老楼的二楼。对方接过米桶，抱在怀里像抱一个孩子。转身给我下了一碗福山大面，海鲜打卤。我吃着面，看墙上挂着她丈夫的黑白照片，一个年轻人站在木桶铺前，笑得灿烂。她说，男人年轻时在王记当学徒，后来去了工厂。

她拂去相框上的灰：“他到走一直后悔没学会那门手艺。箍桶不是做容器，是给木头续命。一块木头本来要烂在地里，被人箍成桶。盛米，盛水，盛日子——木头活了，人也活了。”

我问她：“这桶真能盛米四十年不生虫？”她说：“我婆婆给过我一只王记的米桶，用了四十年。塑料的盛米生虫，不锈钢的盛米有股味，还是木桶好。会喘气。”

王师傅说“透气”，她说“喘气”。一个是手艺人的术语，一个是过日子的人话，一个意思。

回家后，我把米桶搬到阳台有阳光的地方。清晨开盖让它透气，晚上合上防潮。女儿问为什么不用密封罐？我说：“这个桶，会喘气。”她愣了，眨巴下眼睛，似懂非懂，转身去玩手机，我没有再解释。

寻个周末，我特意去了一趟张裕酒文化博物馆。站在地下七米的酒窖里，看着那些百年的橡木桶，仿佛听到了它们沉稳的呼吸。张裕酒窖里能装几万斤酒的橡木桶，和福山后巷里装米的木桶，其实，遵循着同一个古老的规矩——底要平，圈要紧，木头，要透气。

秋日清晨

秋实

一切都被清晨的色彩笼罩着。这颜色犹如烟台苹果的红与莱阳梨的青调和而成，恰似葡萄酒神狄俄尼索斯微醺的神情。我仿佛置身于古希腊神话之中，太阳神阿波罗正悄悄地睁开他惺忪的眼睛。新生，就从这一刻开始了。

清晨，我要出发远行，比平时起得早了一些。铃声一响，我匆匆提上行李就出了门，唯恐耽误了行程。当然，也带着对旅途的渴望和憧憬。出门时，偶一抬头，天空中朝霞恢弘，瞬间我那残余的睡意就不翼而飞了。

一片暗红色的火焰中间流淌着一溪白水，就像白葡萄酒那般的晶莹剔透。奥林匹斯山的诸神们昨夜定是又醉了，倾倒的酒在天际流淌成河。

这景观压得很低，浮在辽阔青色的海面上。近在咫尺，仿佛举手可触；远在天边，抬眼便觉天地辽阔，真可谓大美奇观。

这时我方才明白，昔日的晨光都因我留恋那虚无的梦境而错过了。有几次清晨，我被路上飙车的轰鸣声唤醒，睁开蒙眬的眼睛，却骇然于那通红的窗帘。原来，那是东方云海的颜色。

而今，我看到这良辰美景，不觉心旷神怡。坐在车上，环顾周边的建筑，一片寂静，犹如仙居一般，静静地沐浴在玫瑰色的霞光中。

柏油马路上的车，已跑得很欢，没有一点夜来的慵倦，睁大的眼睛亮得耀眼，傲然地疾驰而去。这就是岁月流年，是城市喧嚣的歌。

路边，五颜六色的秋叶飘落在草地上，凉意袭来，让人感觉到秋的况味。倘若有冷雨洒落，这秋意就十足浓烈了。

大海边，早有晨起的人们在徜徉，垂钓者、摄影者、踏浪者、观海者、看日出者……还有海鸟，也徘徊在海天之间。享受着海上微风的吹拂，欣赏海滩细浪的追逐，这一幕便是城市的温柔。这使我觉得，秋并不那么落寞，人间的温暖和真诚，就是藏在这寒冷里的。

不知不觉已到达机场，我推开车门，站在高桥上望去，再次被东方的异彩所震撼，那火焰间的一带白水变成了一道亮光，喷涌而出。

有道是“仙境海岸、品重烟台”，真是名不虚传。

欢迎原创佳作，投稿邮箱：
ytwbytj@126.com
欢迎关注「烟台街 V」